

张恨水:赤胆写抗战,智斗土肥原贤二



张恨水在埋头写作。

积极宣传抗日,上了日寇黑名单

张恨水说:“‘九·一八’国难来了,举国惶惶。我自己也想到,我应该做些什么。我是个书生,是个没有权的新闻记者。‘百无一用是书生’,唯有这个时代,表达得最明白。想来想去,各人站在各人的岗位上,尽其所能为罢,也就只有如此聊报国家于万一而已。因之,自《太平花》起,我开始写抗战小说。”

张恨水用了两个月时间,写完了《弯弓集》,他在自序中痛陈“寇氛日深,民无死所”,深感“心如火焚”,接着他说明写《弯弓集》的本意:“今国难临头,必兴语言,唤醒国人。”为早日与读者见面,《弯弓集》由张恨水自费出版,这也是张一生出版的所有作品中唯一自掏腰包的书。

东北沦陷后,张恨水痛感国土沦丧,他呼吁开发西北作为抗日的基地。1934年

5月,张恨水带着一名工友前往西北,考察了20多个县。他亲眼目睹了当时西北的生活:深秋里全身只穿羊毛毡背心的孩子;刚泡的茶几分钟后便沉淀出一公分厚的细泥;全家找不到一片木头;18岁的大姑娘没有裤子穿,只能围着沙草过冬……之后,张恨水更加关注现实,接连写了《燕归来》《小西天》等爱国作品。

张恨水积极宣传抗日,上了日寇的黑名单,被迫于1935年秋天离开了他视为第二故乡的北平,他曾有诗述及此事:“十年豪放居河朔,一夕流离散旧家。”

张恨水的《热血之花》是迄今我国发现的最早的抗日小说,《大江东去》是第一部描写南京大屠杀中日军所犯暴行的中国作品,《虎贲万岁》则是第一部直接描写国民党正面战场——常德保卫战的长篇小说。

核心提示

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,张恨水无疑是最多产的作家之一,他的写作生涯长达50余年,写下了3000万字的作品,中长篇小说多达110余部,堪称著作等身。

其实,以“鸳鸯蝴蝶派”闻名的张恨水也善于写杂文,在他30多年的报人生涯中,有一段时间,每天除了小说外,他还有大量的杂文见报,多为针砭时弊之作,文字犀利老辣。他的为人也和其杂文一样,爱憎分明。

智斗土肥原贤二

1935年,人称为“土匪原”的日本关东军代表土肥原贤二请人带着《春明外史》和《金粉世家》两部小说去找张恨水,请张“赐予题签,籍留纪念,以慰敬仰大家之忱”。张恨水信后,留下了土肥原送来的两本书,取来一本宣传抗战的《啼笑因缘续集》,在扉页上写下:“土肥原先生囑赠,作者时旅燕京。”张写“囑赠”,指自己并不情愿赠书,是土肥原索要,落款不写名字,说明自己不愿与之伍。来人大惊,劝说张不要惹怒土肥原,免得家人遭殃,张笑道:“土肥原有来恩我题签之雅量,即有任我题何签、赠何书之雅量。否则,王莽谦恭下士之状未成,而反为天下读书人笑也。”土肥原拿到书后,极为恼火,但又不得不表示出大度状,向张致谢,赞其书“描写生动如画,真神笔也!”

抗战期间,张恨水在重庆《新民报》任编辑,当时《新民报》宣传抗日,同情共产党,与中共的《新华日报》关系友好,相互交流稿件。当时陈立夫便因张恨水给《新华日报》写稿,痛斥国民党宣传部的人道:“像张恨水这样有影响的作家,怎么也被《新华日报》拉去了?”

1939年6月12日,国民党杀害新四军指战员的“平江惨案”发生后,张恨水收到中共驻重庆代表董必武发来的告,写下挽联:抗战无愧君且死,同情有泪我何言。

同年12月,张恨水的《八十一梦》在《新民报》开始连载,张通过一个个光怪陆离的荒唐故事,嘲讽孔祥熙等人,将矛头直指国民政府的腐败和黑暗。不久,张治中差人请来张恨水,对他说:“恨水兄,有个朋友希望你把《八十一梦》的版权给他,稿费他可以多出几倍,合作成功他能在政府给你挂个相当于部长的职位,拿干薪,你还写你的小说。”张恨水故作不解,问道:“我的《八十一梦》还未做完,半纸残稿能行吗?”张治中答:“人家要的就是你那没有做完的梦!”随即劝张恨水见好就收,否则他可能会被送到息烽去“休息”。张恨水无奈,只能停止了《八十一梦》的写作。

次年,张恨水的长篇小说《水浒新传》开始在上海《新闻报》连载,描写梁山好汉抗金,与汉奸卖国贼斗争的故事,该书是借古讽今,表达了对八路军的敬佩。毛泽东曾对赵超构说,《水浒新传》这本小说写得很好,梁山泊英雄抗金,我们八路军抗日。(据《生活报》)



【水宜生】特约连载



崔汉宇 著

顺利借到200元钱,骑着小昌的摩托车,油门一拧往附近的鹤壁车站骑去。不知是他骑摩托不老练,还是精神恍惚,摩托车一下撞在大转盘上,他的脑袋洒了一地,人自然是活不成了。

韩家的人知道后,都跑去看,又把银贵找来了,看到儿子,银贵一声都没哭出来,就晕了过去。大家又忙起来,不顾死的,先抢救救活的,一阵惊天动地的抢救,银贵醒过来了,两手捧着头,长一声,短一句:“我的儿啊!”

大家问他手里有多少钱,要给他儿子买棺材、衣服,他一分钱也拿不出来。舜牛指着他说:“人家烧香都求好呢,把香烧在香炉里,你东一趟,西一趟,把香都烧到驴屁股眼儿里了?甭说保佑全家升官发财了,连孩子的命都保不住,你还不如在家歇歇呢!要是你去买化肥,咋会要了孩子的命!平时的香友,一群群一串串,现在人死了,有啥困难比这还大,你的香友都到哪儿去了?都钻老鼠洞里了?”舜牛说得恁狠,银贵一声都没反驳,仍然一声声:“我的儿啊!”舜牛从身上掏出100块钱说:“我捐100块。”那人说:“我给100块。”一会儿大家就凑了几千块

钱。大家怕顺利他娘和小英知道了精神受不了,但她俩还是知道了。顺利妈扑到儿子身上哭得死去活来:“天塌了!天塌了……”

人险时,小英搂着顺利死活是不丢,一声声:“我的好哥哥!我的好丈夫!昨天你从山东看人家种大棚蔬菜回来还说,咱今年种一亩,明年种五亩,三年当个万元户,昨天深夜回来,今天连一口水都没喝,就丢下我不管,走了!老天爷呀,我咋是这种命呀!”看的人也陪着流泪。

淇河岸上,一座新坟落成了,坟上那招魂幡在微风中摆动着,仿佛在向世人诉说!

白发人送走黑发人,伤心莫过于伤子。顺利妈觉得天塌了一般,不吃不喝,一连几天几夜合不住眼,泪水流干了,喉咙哭不出声了。

媳妇站在她面前,一口一声妈:“他走了,咱都不过了?”声声带泪,句句带血。

“早年丧父,中年丧夫,晚年丧子”,不幸的娘俩不知道今后的日子该咋过。顺利妈没有心思考虑明天的一切了。不要说吃饭了,喝口水都难咽下,请来医生一诊断:食道癌。这种病好几天,歹几天,紧七月,慢八月;吃麦不吃秋,吃秋不吃麦。

淇河岸上,一位未进天年的母亲离开了人间!

淇河岸上又添了一座新坟,坟头上那随风摆动的招魂幡,又在向世人诉说!

生为淇河人,死为淇河魂。槐树庄活着的人一次次往淇河岸边送走往者,走了的人再也回不来了。顺利母子相伴撒手人寰,他们娘俩不孤独了,却把孤独、痛苦和悲愤留给了坟头之外的人。一个男人用血、泪为代价,以生命为赌注,读懂了招魂幡诉说的话语。他像一头暴怒的雄狮,砸碎家中的香炉,踩碎了家中所有的香箔供品。掂着

当会计时留下的墨水,在院墙上写下“谁迷信谁死”五个大字。写完后,又端着墨碗出去了,见到白墙就写。槐树庄到处都是他留下的“墨宝”。

——他叫韩银贵。

四十一

全国改革开放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,鹤壁市人民政府为迎接大潮的到来,工作重心有的放矢,对部分企业进行审计,宾馆也在审计之内。不看不知道,一看吓一跳,陈保省到宾馆三年多来,宾馆累计亏损达200多万元。光经兆扬的物业费、陈保省签字的白条票据就有几十万元。白条支出超过一定数额是要追究刑事责任的,陈保省能不发毛吗?他请来了主管领导,设上小宴,请给指点出路。他们一直谈到深夜,这位领导也喝得高了,拍着桌子大发雷霆:“老陈,我问问你,宾馆是你家的吗?你还没离屁股,下一任总经理你就安排好了?拿着国家的钱以他个人的名义到处行贿,你让他接你的班呢?岂有此理!”

一语惊醒梦中人。

第二天一上班,陈保省把兆主任叫到他总经理室,老板桌拍得震天响,声嘶力竭地说:“限你三天叫来田大师!一星期之内写出书面检查,检查啥,你清楚!”

三天之内,田大师真的来了,他先推开兆主任的门,一看,兆主任往年的风光不见了,跟霜打的瓜秧一样,头都抬不起来,看了他一眼说:“日他姐,跟你打交道算是倒霉了!见你一面,比求爷爷告奶奶还难!姓陈的找你几个月了,你赶紧去他那儿吧。问你啥,你就说让我都给他说了。”

田大师又敲开了陈总的门,一脸乌云的总经理没有向这位贵客让座,也没有让“熊猫”烟,只是抬起眼皮看了一眼说:“来了。”

“陈总,我来之前都让兆主任给你

说了。”会察言观色的田大师也乱了方寸,只好按兆主任的话说。

“你问问他,都给我说啥了再过来,我有话要给你说。”

陈保省的话语使田大师陡然打个冷战,鼻子出了冷汗。他像夹尾巴狗一样走了出来,没有去兆扬的办公室,看了看四周没有人盯着,他轻手轻脚,径直走出了宾馆。到了大街才喘了一口气,掏出烟盒,只剩一支烟了,他噙在嘴里,把空烟盒使劲扔出很远,好像都是烟盒惹的祸。他皱起眉头,自言自语地说:“这往哪儿走?唉,此地不养爷,定有养爷处。还是孙子做好饭,端到爷面前。哼,走!又一想,总不能空着手回去吧。”他一边走,一边寻找合适的场地。到了丁字路口,他蹲了下来,从包里掏出一块方布,布上画着大头人像。人像的左边写着“能测鸿运祸福”,右边是“能断三世阴阳宅”,又从包里掏出个竹筒,把竹签放在里面,拾了个砖头垫在屁股底下。

从路那边来了一个骑车的,长得膀宽腰粗,虎眉大眼,朝这边走来,一脸的乌云。相书上有“乌云上印堂,百日之内死爹娘,不死爹娘死兄长”,他暗暗高兴。等到骑车人到了跟前,他连摆了三次手,提高嗓音:“喂,喂,这儿有你一卦,这儿有你一卦。”

来人是宾馆的陈大厨,他拉肚子,刚从医院打回来,大老远就看见是陈总说得跟神仙一样的田大师,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,恁大名气的高手,咋会蹲在街头算卦?到了跟前听他一喊,不由得刹住了车。下了车,他感到很荣幸,又装着不认识蹲下来,也没有问价,连抽三签。

田大师等对方抽完签后,放下竹筒说:“先给我第一次抽的签。”接住签后,他倒抽了一口凉气,接到第二根签,又倒抽了一口凉气,等到接住第三根签时,“呀”了一声说:“先生,你连抽三根下下签,大难临头!百日之内,必

克爹娘!”

陈大厨一听,火冒三丈,出手夺回三根竹签,啪啪折成粉碎,腾地站起来就去脱鞋。

田大师一看不好,本能地包起方布就跑。陈大厨气愤地说:“你个冷血动物,我生食做成熟食伺候你,喂鳖还要扎个鳖血!你个没良心的东西!”他穿上鞋踩着脚下喊说:“看你能跑多快,撵鳖窝里也得抓住你!”

田大师顾不得回头看,跑得气不接下气,只听到屁股后不停地响喇叭声,更紧张了。一辆长途汽车从身边经过,司机从倒车镜里看见他摆手,便靠边停下。他也不问是哪里的车,抓住车门就上车,售票员问他到哪儿,他喘着粗气说:“前边,前边拐弯处。”

车到了槐树庄街头,再往前就该拐弯了,田大师从车上走下来,一场虚惊,口干舌燥,一扭头看到村中老槐树下有个妇女正在绞着轱辘打水,他紧走几步走到井台边,打招呼说:“大嫂,让我喝口水吧。”

正在打水的小英低着头绞着轱辘应了一声。轻闲出红颜,磨催催人老,小英心情郁闷,愁纹早早爬满了额头。

田大师把头扎进水桶里咕咕喝了个够,抹抹嘴巴,端详了小英几眼,三句话不离本行,说:“这位大嫂可是好命啊,我是相面先生,有你一卦,送你三句不要钱,看得准,你再算。”(38)



中国健康饮水倡导者
鹤壁专卖: 鹤壁日报社1楼
热线: 3338633 13323926333